

聚会

约瑟夫·史克沃莱茨基 著

杜常婧 译

我们坐在酒吧的圆桌旁，
像一群不自在的孤儿。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聚会

约瑟夫·史克沃莱茨基 著

杜常婧 译

Josef
Škvorecký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12-7738

ORDINARY LIVES by JOSEF SKVORECKY

Copyright © 2004 BY JOSEF SKVORECKY, 2008 BY PAUL WILSO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WESTWOOD CREATIVE ARTISTS LTD. (WCA)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聚会/(捷克)史克沃莱茨基著;杜常婧译.—北

京:新星出版社,2013.1

ISBN 978-7-5133-1018-5

I. ①聚… II. ①史…②杜… III. ①长篇小说—捷

克—现代 IV. ①I52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87773号

聚会

(捷克)约瑟夫·史克沃莱茨基 著

杜常婧 译

责任编辑 罗 晨 许韩茹

责任印制 付丽江

装帧设计 金 山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出 版 新星出版社 www.newstarpress.com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邮编 100044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65270449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印 刷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献给兹丹娜^①，我在布拉格遇见的女孩，
为自那时起愉快的五十年。

①兹丹娜·萨丽瓦洛娃，史克沃莱茨基之妻，捷克女作家、演员。

作者的话

我在八十岁时完成了这部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一个总结，因为八十岁是晚年真正开始的时候。书中的大部分人物和事件都有其生活中的原型，但是并非真实人物的肖像或以事实为依据的报告。

在小说开篇，一群同学陆续上场。命运安排他们于一九四三年高中毕业，那是捷克被德国占领的第四年，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受保护国^①时期。这群人被拆散，他们的生活被一些可疑的社会工程改变。起初是纳粹的种族法案，纳粹屠杀欧洲犹太人计划的第一步。后来，在一九四八年共产党发动政变之后，新政权施行以阶级为基础的法律，残酷的“阶级斗争”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一

①纳粹德国在前捷克斯洛伐克西部（今捷克共和国，但不包括当时德裔人口占多数的苏台德地区）建立的傀儡政权，1939年3月由希特勒宣布成立，随着纳粹德国的投降而终结。

直持续到八十年代末。最终，一九八九年东欧剧变以后，这些同学，或者说那些还活着的人，发现他们的生活再一次汇入一切生物共享的河道。

这个故事已经在我脑海中酝酿了好多年，一直拖着未动笔。现在，我总算将它写了出来。并非因为我感到可以将它完美地诉诸笔下了，而是因为我不知晓上帝还将赐予我多少时光。

由于我的一些书已经出版了半个世纪，我的忠实读者可能会希望我提供一些注释，以帮助他们记起我小说中某些一闪而过的人物和事件，或让他们回想起这个故事里提到的某些不那么著名的史实。第一次阅读我作品的读者或许也会乐于看到这些注释。*

约瑟夫·史克沃莱茨基

二〇〇八年六月于多伦多

* 本书的注释分为随文注和尾注两种，后者同正文的直接关联要弱一些，二者以注释标识加圈与否相区分。随文注中标明原注的条目及尾注为原版书自带注释。

一九六三年

黄昏。蜜黄色与血红色。我三十九岁，对于这个国家和这个小城的历史形势毫不关心。¹

很久很久以前，我曾经站在这儿，在一个贴着紫色和金色墙纸的房间里。那位低音萨克斯手躺在铜床上，我手中握着他的萨克斯，他在我身后发出呼哧呼哧的喘息声。

那时，晚秋金色的阳光透过窗帘照进来，房间犹如彩色灯笼一般发出光亮。

我将半幅窗帘拉到一边，隐藏在金色的布料后面，看着下面的广场。我看见安东尼·耶巴维从教堂那一边的公交车站走向旅馆，头上戴着一顶帽子，并不是因为它是无产阶级制服的一部分，那身制服与当时的历史形势很相称，而是因为他刚刚从山里回来。他是第一个到的，看起来还是二十年前的模样，超然于时光之外，或许也超然于政治之外。他从鹰山上只有两间教室的学校赶来，

那地方位于小城北面，得从切尔纳山，也就是黑山，往外再走个几公里。

现在，黑山就矗立在我眼前，几乎和饭店一样高的树木将它包裹得颇为阴森。娜蒂娅已经故去十七年了。

* * *

我的旅行实际上是一次对圣娜蒂娅圣地的朝圣。²那时是寒假，我已经回到寒冷刺骨的高斯戴莱茨。母亲三个星期前过世了，爸爸孤身一人。我为他感到难过；不然我会和丽泽特卡一起留在布拉格。火车上没有暖气，也许是由于某些我无法理解的古怪的节约措施。毕竟，机车只不过是一台蒸汽机；他们想做什么，节省蒸汽？毫无意义的念头。源自那最后一夜的痛苦仍然跟着我，当时母亲显然还活着，但只能大口喘气。过了一阵子我才意识到，这种声响，仿佛她的肺脏正在爆裂的声响，就是书里所说的临终时的喉音。它戛然而止。我又倾听了一会儿，然后步入前孤儿院冰冷的走廊，墙上的黄色夜灯那么昏暗，根本没法子照明。我迅速穿过黑暗，走到护士站，那里灯光明亮，我轻轻敲了敲门。一名护士戴着浆过的燕尾帽，从她的书里抬起头来，大概是一本祈祷书，她透过门上的玻璃嵌板看到了我。她是乌戴丽娜修女³。我一年前遇见过她，那时候我想要从事医学，作为志愿者在医院工作过。她立刻站起身来。

“我想母亲她已经……”

“主的旨意成就。”^①她用响亮、欢快的声音回答道。只是在后来，在记忆中，我才理解了她的语气；在那一刻，这样似乎很无情。

我疾步跟在乌戴丽娜修女拂动的黑色长袍后面，从远处敞开的门里能看见我母亲蜡黄的脸。这位护士在医生办公室门前停下，用力敲门，喊道：“医生！斯美什茨基夫人断气了。”接着她匆匆去了那个房间，我母亲的脸色仿佛由象牙雕刻而成，搁在白色的枕头上。乌戴丽娜修女在床边跪下，开始祈祷。我也跪下了，不受控制的思绪将我带回久远的从前。那时我跪在圣坛旁边，可敬的麦隆神父⁴在我前面，他起身时，苏格兰高地衬裤的花边从黑色的裤管下面露出来。接着，我的思绪回到死去的母亲身上，又转向死去的娜蒂娅。一阵不受控制的激流，几乎不像是思绪。

医生走进来，拿起母亲象牙色的手，摸不到脉搏。他低声对乌戴丽娜修女说了些什么，然后离开了。修女站起来，打开窗户，让冰冷的空气，像匕首般锋利的空气，进入冷飕飕的房间。我知道她为什么这么做。但是，在如此严寒的天气里，灵魂能飞升到它的创造者那里吗？

“你现在必须走了，丹尼。”乌戴丽娜说，“小教堂开着。去为你母亲祈祷吧。”她并没有表示哀悼，大概因为这是喜丧。母亲接受过临终祈祷。后来，在走廊上，那位年轻的神父问我，布拉格的文学院一年级有多少人，当我告诉他有一大批时，他看起来很

^①出自弥撒经文：“主施恩典，旨意成就。”

难过。神学院只有十七个新生，他叹了口气。

第二天上午十点钟，我父亲又到银行去了，留下我料理所有事情：一副中等材质的棺材，一个十字架。我吩咐殡仪人员，仪式将由麦隆神父主持，然后我去了教区神父的住处。

一切都是白色的；雪下了一整夜，在我看来，母亲已经成为了天使。我被一种迟来的懊悔折磨着，如今我做过的任何事情都无法追回了，任何事情。我甚至记不起自己以何种方式伤害过母亲。我能听见这个已故的女人在耳畔无声地说捷克老人会如何看待这种在亲人死后所产生的内疚：你这是在用一根针把我从土里掘出来，丹尼！然而我对她犯了什么过错，我已记不清了。粗心大意，是的。我满脑子都是伊莱娜、玛丽，还有丽泽特卡⁵：母亲已经完全从我头脑中消失了。丽泽特卡不再是天主教徒，但她依然很虔诚。她皈依了卫斯理宗，我知道这是因为她想要与众不同。毕竟，在布拉格有几个卫斯理宗信徒呢？回到家真够受的，可是丽泽特卡是他们的独生女。或许她并没有那么虔诚。我们每个下午都虚度光阴，直到黄昏，这时她会看向挂钟，把她的裙子拉下来，接着宣布：“就这么着吧，丹尼。时候不早了。回家。”我则会在刺骨的寒冷中走进午夜的有轨电车，因腺体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而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值得庆幸的是，除了几个昏昏欲睡的工人，几乎无人同我一一道。他们是上完夜班返家，或者更有可能刚从酒馆出来，浑身散发着酒臭，惹得瑟瑟发抖的售票员忍不住要议论几句：“年轻人，他们怎么闻起来这个味儿？简直像是从

酒桶里爬出来的。”我能想的只有丽泽特卡，母亲不再和我们在一起了。

晚些时候，在床上，我感觉娜蒂娅爬上来，挨着我躺下。尽管我知道死人没有任何重量，她仍然帮助我减轻了痛苦。而我甚至没有去做忏悔，因为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何种罪过。唉，可我是知道的。我遗忘了我的母亲。当孝敬父母。^①然后我不再想这事。

* * *

我从旅馆的窗帘后面望着可敬的麦隆神父从教堂出来。岁月和历史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他过得很不好。他在布痕瓦尔德^②幸免于难，在那以后又遭遇了许多事情。他瘦了，但是他的面孔还和以前一样，如同一轮满月，只是现在上面有了皱褶：硬白领环绕着瘦弱的脖颈，一个甜瓜端坐上方，仿佛月亮从标志他身份的黑色制服里冉冉升起，穿得很旧的衣服悬挂在他单薄的肩膀上，好像挂在衣架上。他用一根手杖支撑着自己，他的另一只手搭在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神父的肩膀上。

在麦隆神父和他的见习神父前面，走着一个年轻人。他看起来像是一个年纪过大的圣坛侍者，胳膊上搭着一件长袍，我曾经

①出自《圣经》“十诫”：“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地上得以長久。”

②位于德国东部城市魏玛附近，1937年至1945年，德国法西斯曾在此设立集中营。

穿过它，在很久很久以前，可敬的麦隆神父轻快地大步走过广场，高声责备我：“赶紧的，斯美什茨基，你迟到了！”

* * *

战争开始后不久，某一天，我敲了敲教区神父住处的门，麦隆神父亲自把门打开一道窄缝。看到是我，他轻声说：“斯美什茨基，过一会儿再来。大约一小时以后。我正……”

从打开的门缝里，我看到东达·格拉道赫维尔和一个女孩。她背对着我，接着她微微侧了侧身，我认出了她。达萨——曾经是，不过现在不再是了——索迈尔尼佐娃。⁶

“我想还是去教堂吧，”麦隆神父说，“到圣器收藏室去。我去那儿找你。”

我转过身，走下几级破旧的木头台阶，然后环视四周。在门合上之前，我瞥见了那张月亮般的面孔，一轮满月，对我个人而言象征着自相矛盾但又善良温和的上帝，我信仰的上帝。或者我并不相信。这就是为什么我偶尔仍旧会去看望可敬的神父，尽管他教我们宗教只教到三年级，而如今我就要读完五年级了。我只不过顺便过来聊聊天。当时，在德国侵占这个国家之前几天，麦隆神父的见习神父动身去罗马朝圣，再也没有回来。因此，可敬的神父一个人留在教区神父住处。他们还未给他指派新的见习神父，他也没有管家。他在索切克酒馆用餐，在那儿，他们给他打折。

我去了圣器收藏室，开始祈祷。但是任性的思绪很快便将我

引向伊莱娜。我听见她的声音，总是充满笑意。我看见索科尔体育协会的场地，女孩子们在那里做游戏。在这个游戏里，她们必须用一根棍子击打地面，当对面的男孩朝她们扔球时，她们就扔下棍子，开始跑起来。如果在跑到本垒以前被打中，女孩就出局了。到目前为止，女孩们全都被淘汰过。轮到伊莱娜了。她俯下身，挥动棍子，但是没有让它触到地面。男孩没有注意到她的诡计，猛地把球扔向她。球快而准地砸中了她的大腿，她尖叫一声，球弹到了一边。这时候，她才终于用棍子击打地面，然后优雅地跑到本垒，在那儿朝他扮鬼脸。其他女孩都没有想到这个计策。伊莱娜很聪明，她是独一无二的。我继续祈祷，自言自语，可是这个发生在不久之前的完全无关紧要的游戏场景占据了 my 脑海。为了专心祈祷，我闭紧眼睛——却看见娜蒂娅羞怯地站在我母亲面前，那一天母亲几乎把我们抓了个现行。⁷

如果心不祈祷，就只是徒然说话。^①

可敬的神父走进圣器收藏室，坐到一把老旧的扶手椅上，这把椅子是专门为主教的使者准备的。清洗得干干净净的黑色法衣挂在壁橱里，还有斗篷和白色法衣，圣坛侍者的礼服我早就穿不上了。房间里十分阴暗，倘若没有光线从那扇继承自教堂的哥特式前身的窄窄的窗子射进来，什么都看不见。神父盯着我，一言不发，他看得出来我心情不佳，的确如此。为何东达和达萨不能满

^①原文为拉丁语。

足于拥有彼此，然后乖乖待在家里呢？他们为什么非得鬼鬼祟祟地来到这里探望可敬的神父？任何一个以窥视这种事为己任的人都会注意到的。

“他们在这里做什么，神父？”我踌躇道，“这不是……这一切不是……有点冒险吗？”

“别怕，斯美什茨基，”神父说道，“就算在德国，至少在目前，这种婚姻还是完全合法的。”他微笑着，但声音里流露出犹疑。

“是啊，可是……”我停下话头，不想令麦隆神父徒增烦恼。我原本想说，这只会让某个注意这种事情的人注意到，然后当局会派一个人到教区神父住处，然后……我是从我的犹太朋友亚历山大·卡尔拜莱斯那儿得知这种事情是怎么进行的，他的表兄赶在《纽伦堡法案》颁布前最后一刻与希尔德·希洛瑟小姐结了婚。⁸尽管希尔德的雅利安人身份有法律要求的七种身份证明支持，还是有人紧盯着她不放。谣言在她的同胞之间流传，由于这个缘故，他们的婚姻变成了一桩犯罪行为，沦为“种族耻辱”^①。令民族蒙羞。

直到现在，德国人还牢牢控制着这个地区，我是在我们五年级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课上学到这个词的。我们的老师布鲁宁萨滕小姐不得不给我们上这门课。对于这种安排，她没有选择的权利，实际上她并没有教我们什么，只是拿着一本叫那个名字的书读给我们听。那是本薄薄的小书，里面包含了德国人——但不包括布鲁宁萨滕小姐本人——被期待相信的每一件事。她呢，照

①正文中原文为德语的词组或句子均使用细等线字体。

我父亲的话说，虽然是个毫不掺假的德国人，但对这本书里所说的一个字也不相信。而且那时候，她的姓实际上已不再是布鲁宁萨滕，而是兹旺查洛娃。她已嫁给兹旺查拉先生，以她美丽的德国姓氏换回一个谐剧中的捷克姓氏，这使得学校的督察维尔纳先生极不开心。⁹ 那位老师——也就是兹旺查洛娃夫人，但我仍然将她当作布鲁宁萨滕小姐——用一种毫无变化的语调给我们朗读着，就像一个机器人，不过当她意识到这一点时，她就会热情地背诵雷奈尔·马利亚·里尔克的诗。

“东达和达萨会发生什么事情，都掌控在上帝手中。”可敬的麦隆神父说道。

掌控在上帝手中，或者某个完全不同的家伙手中。除非是上帝利用他们两个来进行某种实验，某种我们无法真正理解的实验。那就是乌尔巴奈茨神父¹⁰的解释。他是布拉格神学院的一名教义学教授。他能背诵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还是我伯父诺依曼的忏悔神父。乌尔巴奈茨神父对每一件事情都有解释。只要你愿意相信他。

现在是八点半，夜幕降临，对于讨论圣托马斯·阿奎那而言太晚了，尽管这种事情最好在黑暗之中进行。

我回家了。

* * *

刚刚从自海尔玛尼采开来的火车上下来的妮娜从卡门尼采街

出来，走上广场。她的双颊也如月亮一般，虽然因为悲伤有些凹陷，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我对她一无所知，也不是很有兴趣知道。苏格兰高地旅行靴，扁扁的无檐便帽，破旧的淡蓝色大衣，上帝啊，这身行头可能就是她在战时读八年级时穿的那套。灰色贝雷帽掩去了她金色卷发的光泽。她独自一人。接着，她消失在窗台下方。

* * *

在一家旅馆僻静的房间里——这家旅馆属于芭拉的父亲，这里的一切仿佛都在旋转——芭拉俯下身，轻声对我说道：“你为什么不理她？”

我不解地看着芭拉。眼前有两个她，这只是烈性酒在作祟：旅馆主人给了我们一小桶聚会时喝的朗姆酒。我们两个都不习惯喝酒，因为是战时，酒是定量供应的，并且只提供给工厂的工人，人们为了应对特殊情况才在家里藏上一瓶酒，特殊情况通常也包括贿赂宗主国工作办公室的人。我看着两个芭拉，努力想把她们叠在一起，变成一个。但是我办不到。两个芭拉歪着脑袋。我转向她们俩的脑袋所对的方向，遭遇到润湿的月亮般的双颊，妮娜的脸正在接近我。

“我、我没有不理她。”我结结巴巴地说道，用我的一条胳膊环住妮娜的颈子。有生以来第一次，我感觉到一个女孩嘴唇的温暖潮湿。

我的第一桩准大事就这么发生了。非我本意。与我的好莱坞梦想也背道而驰。正像多年后一个歌手所唱的“当我不在我爱的姑娘身边，我爱我身边的姑娘……”

我和她到树林里漫步。我们接吻，然后我会带她到车站，看着她坐上回家的火车。任性的思绪又将我引向伊莱娜，引向玛丽。娜蒂娅并非这一出以悲剧结尾的喜剧的一分子，那两位才是，而在未来她们谁也不会拥有我。我吻了妮娜，但距离是如此遥远。落在我唇上的口红如一丛烈焰，但仅此而已；我甚至没有把手伸到她的裙下探险。她不是茱蒂·嘉兰^①，夜晚时分可以替代另外两位没有到来的姑娘。如果我没有在她们面前恐惧得全身瘫痪，只能移动控制我舌头的肌肉，她们没准会来。

剧情总是一成不变：我们从学校走到树林。那时节，我们下午上课，在商学院，因为高中被“希特勒青年团”接管了。在树林里的一条长椅上，我们无话可说，大部分时间都不说话。然后，我们从树林漫步到火车站。我真不知道这种情形将会怎样结束。

这不受控制的思想的激流……

我在斯科多勒先生的房子前面等玛丽，因为她走那条路上学。布莱玛¹¹和我已经设计好了。我们假装正在谈话。她出现了，穿着她的蓝色大衣，白色兜帽一如既往低垂着，像一个代表“胜利”的大写字母“V”¹²，遮着她的脑袋，因为正在下雪。我故意在她身旁跌了一跤，可是她目不斜视，就这么一路到了学校。那天下午

① 茱蒂·嘉兰（1922—1969），美国女演员、歌唱家，因出演电影《绿野仙踪》一举成名。